文學傳統與創作新變

關於「2015兩岸青年文學會議」

文———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
圖———國立臺灣文學館、文訊雜誌社

睽違兩年的「兩岸青年文學會議」，於五月下旬假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再次登場，這是繼2011年「創作者與評論者的對話」、2013年「新鄉・故土／眺望・回眸」後，國立臺灣文學館第三度針對兩岸文學的發展現況，擬定特別主題，以學術交流的形式所舉辦的研討會。

「2015兩岸青年文學會議」於5月28日至29日假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。

有鑑於「長篇小說」一直是文學場域中的重要文類，這個逐漸被研究者系統化解讀的文本，自20世紀末至新世紀初期，在兩岸皆有長足的進展。為了理解新世代的作家們如何植基於舊有的形式，重新思考屬於自己的傳統，並隨著當代現實的演變，創生出新的面貌，因而將此次會議主題聚焦於「文學傳統與創作新變」，分別從「文學與敘事」、「小說與傳媒」、「小說與城市」、「小說與歷史」四個面向，邀請台灣六、七年級和中國大陸七〇後、八〇後世代作家、學者與評論者參與。出席者包括台灣作家許正平、神小風、黃崇凱、黃麗群、伊格言、童偉格、楊富敏、陳栢青、言叔夏、朱宥勳；學者蔡佩均、詹閔旭、陳筱筠、陳國偉、陳芷凡、林運鴻、張俐璇等人。中國大陸參與作家為付秀瑩、鄭小驢、甫躍輝、蔣峰、笛安、蔡東，來自香港的作家葛亮以及澳門的呂志鵬；年輕世代的研究者則有岳雯、張元珂、魯太光、徐剛、張曉琴、王敏、宋嵩、房偉、金理、饒翔、叢治辰、陳思等。此外，還有台灣作家楊照的專題演說：「為何長篇？如何長篇？——生命與文學的曖昧交界之處」，他以E. M. Forster的理論為基礎，對「小說」乃至「長篇小說」的源起、特質與意義進行開宗明義地闡釋，揭開此文學盛會

的序幕。

既然是名為跨越「兩岸」的「青年文學會議」，最首要的目標，自然是希望能夠促進台灣與中國大陸文學工作者的相互溝通，認識彼此文學發展的趨向，進而擴充文學書寫的各種可能性。因此，在會議流程的設計上，大多由兩地學者互相評論；除了學術論文的發表，亦安排兩地作家同台，針對自身創作的心路歷程進行交流。透過學者的分析探究和作家的自我表述，為讀者揭露兩岸長篇小說生成的因緣、文學敘事美學的脈絡與承襲，以及書寫風格的開展和轉化等課題。

這樣的會議與台灣的學術研討會有何不同？實質的效益如何？又獲致了什麼樣的交流和溝通？透過全程參與的作家朱宥勳的觀察記述，或許能讓讀者一窺潛藏於學術文字底層的特殊風貌。

刻在金屬，或寫在水面上的文學

文———朱宥勳　作家、文學科普寫作者

到了研討會第二天，我才發現，北京現代文學館大門的門把，是一隻金手模鑄而成的手印。我是台語所說的那種「手賤」的死小孩，立刻把自己的手也印了上去。旁邊的人告訴我：那是巴金的手。我這才意識到自己的不敬，把手縮了回來。再往館舍裡面走一些，有一尊一人高的青銅的四方鼎，式樣和銅綠色澤都彷彿已在故宮博物院收藏多年一樣，但四面刻印著的，卻是魯迅的〈祥林嫂〉。

這是一個金屬之城。現代的金屬長成大樓，現代的金屬鑄成古代的名器，上面刻的是沒有那麼現代卻也沒那麼古典的「新文學」宗師，這大概就是我對北京最物質性的印象。甚至在觀光區，你可以買到各種材質雕塑而成的人像紀念品，不但有中國四大美女和西遊記的人物，還會有一尊魯迅坐在椅子上看書的經典形象。

文學在這裡，好像比在台灣，更生活一些、更理直氣壯一些；但走在街上，卻又分明感受到，那些行人是不可能和文學有任何關係的。現代文學館的大門隔開了兩個世界。門內一直到會場，文學是毫無疑問的崇高之物；門外一路延伸出去，文學是否還能帶著人們對世界發問？

第二天晚上，在單向街書店的座談會上，我談起台灣的文學環境，說道：文學之所以還「存活」，多多少少，依賴的是人們天真的、不求回報的善意。問題不是「文學為什麼越來越不受重視」，跳脫我們自己的喜好來看，文學竟然還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，這才是值得追問的問題。

因此，在研討會的過程裡，我一直覺得我們是在一個受到庇護的結界裡，談論我們自己關心的問題。一起去的台灣作家、學者，若不是早已認識，

就是多少讀過著作了，並不陌生。但是臨到大家上台發表的時候，還是像重新認識對方一樣：啊，原來還有這個新梗！而中國方面，也有幾位學者提出了很有趣的話題。比如宋嵩談曹文軒的「經典建構」，房偉談網路小說《青囊屍衣》，都讓我精神一振。曹文軒是我國中時讀過的作家，幾乎是我對青春愛情故事的第一印象；而今年我參與編輯的《秘密讀者》，也才從「晉江文學網」的專題裡，討論過中國網路小說的問題。叢治辰和陳思是老朋友了，幾年前，他們都還以年輕創作者的身分來台灣參加過耕莘文教基金會舉辦的「兩岸青年文學交流營」，現在一個是中央黨校教授，一個是中國社科院助理研究員。或許是年齡比較相近，他們兩個的論文是我覺得最好的，視野、方法、理論和閱讀的細膩程度，都比其他「中國代表隊」的學者們更合我的胃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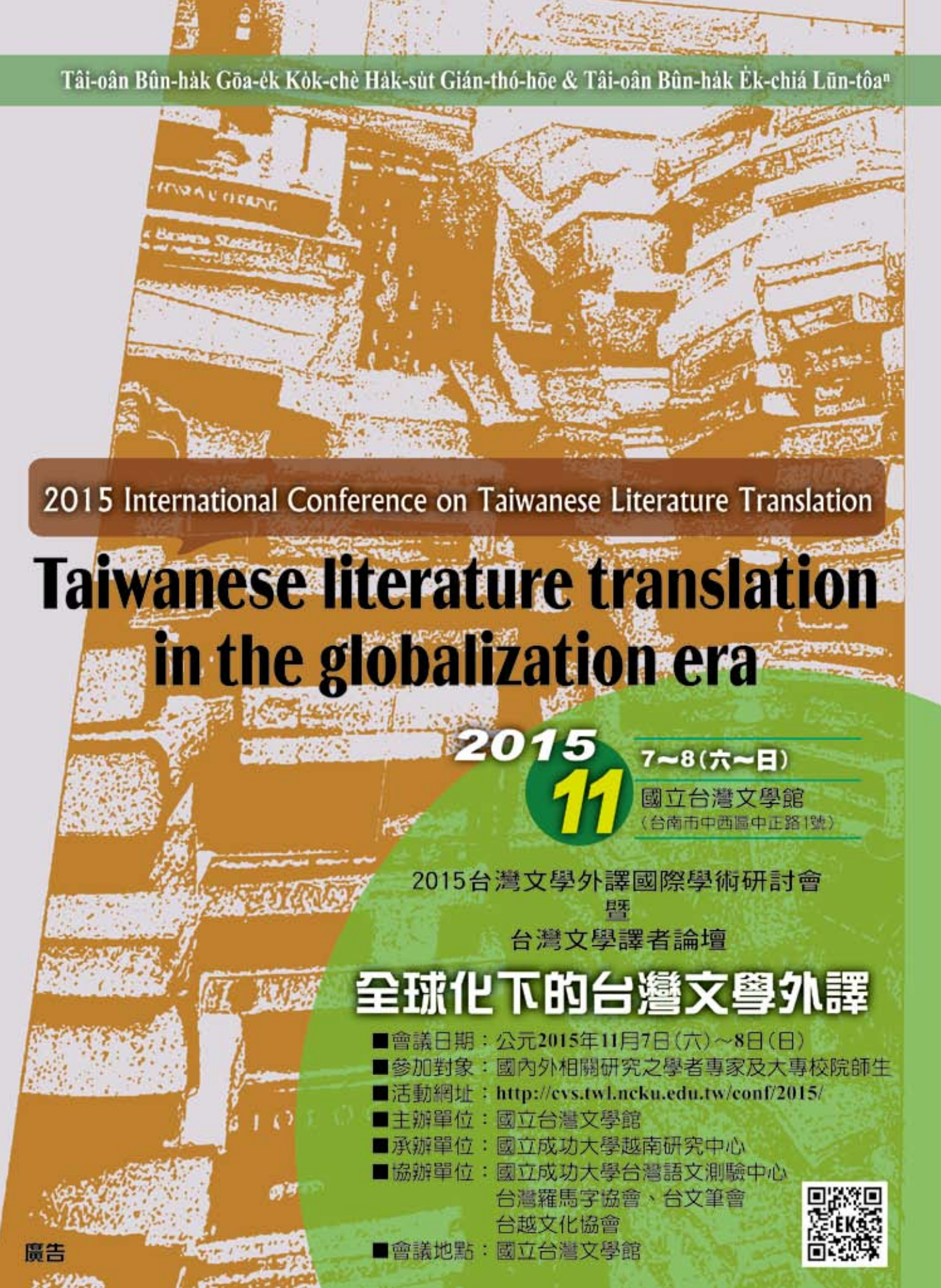
研討會結束那天，他們倆約了我們一小群人，到飯店對面的燒烤攤子宵夜。一上來，就是每人兩玻璃罐的啤酒「扣打」。叢治辰說：喝這個，你們喝酒，我們醒酒。那個晚上，彷彿是小說創作者自己的「續攤」研討會，不談理論不談方法，就是說那些你沒親眼見到，真的不太相信的故事。那天晚上，我們的主題是中國的討債集團如何「合法」且精準控制成本地討債；還有在北京大學附近，一種只會在真正的文明古國才能匯聚起來的「民間學者體系」——他們稱之為「北大邊緣人」。他們沒有學籍，沒有職業，每個人只有一張床的活動空間，也許到食堂裡蹭飯維生，窮盡一生的力量重新證明一套物理定理，卻不知道那是五十年前就已解決的難題。彷彿一種以知識為光源的蛾類，拼了命也想要黏附在帝國文化生產的中心機構附近。那是整趟旅程下來，我最想要提筆為之寫小說的時刻。他們想望的什麼？那會是某種天才事跡的後裔與殘餘嗎？像是中學學歷，就改變了中國近代學術史的錢穆？

但是，這個世界，如果真的還有錢穆，還能遇到那樣一個大學教務長嗎？願意對校長拍胸保證：如果你用我，那你更要用這個人，雖然他沒有學歷……

在這樣的城市裡，或許聽故事真的比聽理論，能夠學到的東西更多。

後來想想，一開始很在意的那些問題（諸如中國方面的活動主持人，很明顯沒有準備就上台；或者論文評論人，基本上沒有讀論文，就帶著宿醉扯完十多分鐘，之類的），其實好像也就沒有那麼重要了。就算一切程序都認真進行，也不見得能夠多知道些什麼吧。真正可惜的反倒是，所謂的「交流」，在活動規劃裡其實是稍嫌稀薄的。每一場作家座談，時間大概只夠匆促地講一輪自己的想法，沒有進一步交叉對流的機會。而在會議以外的時間，正式的、龐大的中式圓桌餐宴，也只宜於「敬酒」這樣的交流形式，很難真的聊到什麼。這其實都是可以透過一些活動的小設計來改善的。

不過或許這就是兩地文學環境的某種縮影吧。銘刻在金屬上面，受到國家禮遇的、沉穩的、幾乎能夠不假外求的他們；以及被國家放生的，得自行設法與人連結，尋求生路的我們。說起來我們更液態或更氣態一些。那或許已經不是誰要向誰學習、要學些什麼東西的問題了。而是兩種結構之下，派生出來的兩種思維的對望。不管看到什麼，解方都還得靠自己去找。



Tâi-oân Bûn-hàk Gōa-ék Kòk-chè Hák-sut Gián-thó-hōe & Tâi-oân Bûn-hàk Ėk-chiá Lūn-tôan

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

Taiwa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

2015 11 7~8(六~日)

國立台灣文學館
(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號)

2015台灣文學外譯國際學術研討會
暨
台灣文學譯者論壇

全球化下的台灣文學外譯

■會議日期：公元2015年11月7日(六)~8日(日)
■參加對象：國內外相關研究之學者專家及大專校院師生
■活動網址：http://cvs.twl.ncku.edu.tw/conf/2015/
■主辦單位：國立台灣文學館
■承辦單位：國立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
■協辦單位：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
台灣羅馬字協會、台文筆會
台越文化協會
■會議地點：國立台灣文學館

廣告